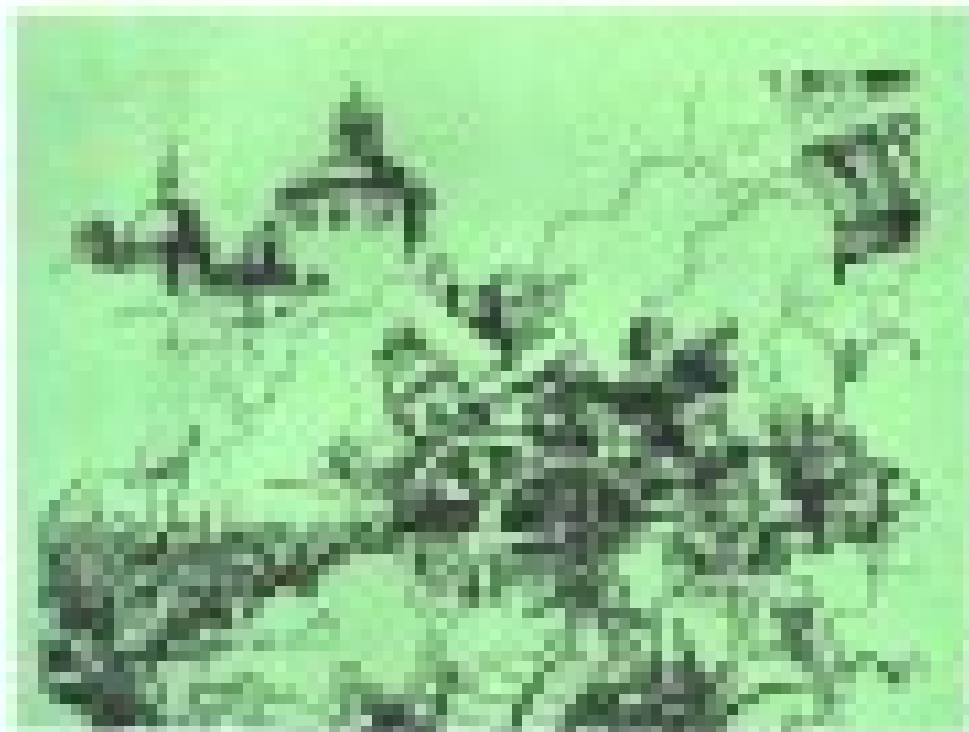




萨拉戈萨

加尔多斯著



萨拉戈萨

——

萨 拉 戈 萨

(西班牙) 加尔多斯 著

申宝楼 蔡华文 译

闵 明 校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Benito Pérez Galdós

ZARAGOZA

根据 Espasa-Calpe Argentina, S.A.

Buenos Aires, 1952 年版译出

萨 拉 戈 萨

〔西班牙〕加尔多斯 著

申宝楼 蔡华文 译

闵 明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75 字数 156,000

1982 年 5 月第 1 版 198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42,500

书号: 10188·290 定价: 0.63 元

前 言

十九世纪西班牙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于一八四三年五月十日诞生在加拉利亚岛拉斯帕尔玛斯城的一个小康之家，父亲为职业军官。他在家乡读完中学后，于一八六二年进入马德里的中央大学法学院学习。一八六八年学业结束后，便从事记者工作，先后为《国民报》、《国会报》、《论战报》等报纸撰稿；一八七〇年他的第一部小说《金泉》问世，从此开始了他的作家生涯。由于他在文坛上的声望和激进的政治倾向，他曾数次被选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议员，并于一八八九年当选为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加尔多斯在马德里与世长辞。

加尔多斯虽然以小说家闻名于世，但他最初的志趣并不在小说，而主要表现在戏剧和美术方面。他是一个非常爱好戏剧的人，并且具有画家的天赋。当他还在大学里学习时就写出了剧本《驱逐摩尔人》，他的美术作品曾在中学里获得过荣誉奖状。但是由于父母的旨意，他进大学时不得不选择了法律专业。他对学习法律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大兴趣，而是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解马德里的风土人情，流连于文人、学士聚会的咖啡馆和俱乐部，所以，他在法律系结业后，便投身到新闻界工作。加尔多斯一生共写出了二十四部剧本，其中也

不乏脍炙人口的佳作，如《祖父》、《家里的疯女人》、《地狱里的塞莉亚》、《埃莱克特拉》等等，但他在文学上的突出成就主要还是表现在小说创作上。

从一八七〇年发表第一部成名之作《金泉》起，到他去世时为止，加尔多斯共创作了七十八部小说。其中反映现代社会生活的代表作有：暴露教会黑暗势力、描写进步意识与保守的世界观对立的《裴翡达夫人》、《格洛里亚》和《莱昂·罗切一家》，刻画资产阶级精神面貌的《福尔图纳达和哈辛达》，描写马德里下层人民生活的《怜悯之心》，反映中产阶级状况的《森特诺博士》，描写爱情悲剧的《玛丽亚内拉》和塑造怪吝人形象的《托尔克马达》四部曲。

除了上述现代社会题材小说外，这里还要着重提一下加尔多斯的历史题材小说《民族演义》。由于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这部著作在加尔多斯的文学作品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全书共分五辑（四十六部），每辑由十部组成。第一部发表于一八七三年。第五辑为未尽之作，作者只写了六部就搁下了，以致后来再也没有能执笔写完。《民族演义》的整个故事都贯穿着十九世纪西班牙历史发展的脉络，每一辑由一个中心人物串联而成，合在一起组成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分开来又是一本本故事情节独立完整的小说。《民族演义》第一辑描写了西班牙人民抗击拿破仑入侵、捍卫祖国独立的英雄斗争；第二辑描写了一八一三年到一八三四年西班牙自由派和专制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第三辑主要描写了一八三四年到一八四五年之间的卡洛斯战争和伊萨贝尔二世的婚事；第四辑叙述了伊萨贝尔王朝时期的主要历史事件，时间在一八四五年到一

八六九年之间，最后一辑描写了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九八年之间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第一共和国的建立，王朝的复辟，哈布斯堡王朝的玛丽亚·克里斯蒂娜的摄政等等。为了创作这部长篇巨著，作者曾多次深入到马德里的街巷民宅，观察人们的言谈举止，出入于酒店、旅馆、咖啡馆，熟悉人们的生活习俗，以采集素材和积累资料。同时作者还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参观了不少昔日的战场。在作了这样充分的准备和构思之后，作者才开始了《民族演义》的写作。所以，它是一部植根于历史、并具有深厚的生活基础的作品。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一个多世纪以来这部文学巨著一直吸引着众多的读者、始终闪烁着夺目的光彩、并被公认为是一部描写现代西班牙的真正史诗的原因。

《萨拉戈萨》一书是《民族演义》第一辑里的第六部，内容主要描写一八〇八年法兰西帝国侵略军第二次围困萨拉戈萨时，该城人民英勇抗敌的动人故事。由于法国军队的长期包围和猛烈攻打，西班牙军队伤亡很大，城里食品和药物异常缺乏。以蒙托里亚为代表的一批爱国者积极动员居民护养伤员、筹集粮食以支援抗敌的士兵，而高利贷者坎迪奥拉却毫无人性地把重伤员逐出门外，当供应委员会想以市价向他购买囤积的面粉时，却遭到了他的断然拒绝。由于怨恨战争给他个人造成的损失，坎迪奥拉反对坚持守城，并进而私通外敌，向法国人密告通往城里战略要点的暗道，致使法国人攻陷了该城。鉴于坎迪奥拉的严重罪行，他被判处死刑。当坎迪奥拉的女儿玛丽亚得知负责看押他父亲的人是她的未婚夫阿古斯丁时，便百般向他求情。阿古斯丁经过激烈而痛苦的思想斗

争后，理智而坚决地拒绝了他未婚妻的要求。最后，蒙托里亚命令阿古斯丁的好友加夫列尔处决了坎迪奥拉。作者在描写萨拉戈萨人民的抗法斗争和蒙托里亚与坎迪奥拉的矛盾冲突的同时，还穿插了蒙托里亚的儿子阿古斯丁和坎迪奥拉的女儿玛丽亚之间的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更增加了小说的生活气息。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通过激烈的战斗场面的描写，通过饥饿和瘟疫造成的悲惨景象的渲染，烘托出蒙托里亚、加夫列尔、加尔塞斯大叔和皮尔利等人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英雄形象，热情地讴歌了他们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读来使人深受感动。就这一点来讲，《萨拉戈萨》不愧是一部给人以爱国主义教育的形象化的历史教科书。

作品的另一个特色，是作者善于用生动的语言、细腻的笔触刻画人物的形象和揭示他们的内心世界。当蒙托里亚与小说中的“我”——加夫列尔初次见面时，他便对这位陌生的客人直言道：

“他妈的，我虽是堂圣地亚哥·萨斯领导下的火枪连的连长，但没法让您加入我这个连的第三小队，您可参加我儿子所在的那个队。要是您不愿意，就请便，我们萨拉戈萨是不接受游手好闲的人的。”

当他得知加夫列尔还没有吃饭时，他这样说道：

“要是肚子饿了，又不直截了当地对我说，那就是对我这个男子汉的侮辱。……他妈的，我何塞·德·蒙托里亚待朋友亲如手足，只要我有的，决不会让朋友们短缺。”

作者费墨不多，就把这位萨拉戈萨的爱国者粗犷豪爽的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使我们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残酷的战争夺去了蒙托里亚的大儿子的生命，这一巨大的不幸无疑使他感到万分悲痛，但他的意志并没有因此而有一丝的消沉。在他大儿子的遗体面前，他这样说道：

“我的儿子，你是万分幸福的，因为你死在光荣的岗位上！”

同时，他对另一个儿子说道：

“阿古斯丁，我的孩子，你最好还是到部队里去。……我想马格达莱纳大街那边正需要人呢。我只有你这个儿子了。如果你死了，我还有什么呢？但是尽职是首要的事，我宁愿看见你象你可怜的哥哥那样，让法国人的子弹穿透你的太阳穴，而不愿看见你是个胆小鬼。”

读了蒙托里亚这番落地有声、感人肺腑的话语，他那高尚的心灵和宽阔的胸怀不禁使人肃然起敬。

小说的另一个主要人物坎迪奥拉也刻画得非常成功，他刚一出现，作者便为我们勾画出了这个高利贷者的令人可憎的外貌：“一双斜眼露出令人讨厌的目光，瘦削的脸上两颊都瘪了进去，一瞧就使人反感；他的鼻子就象鹰嘴一样又弯又尖，连他的下巴也是尖的，斑白的长眉下嵌着一对绿色的眼珠，宽阔的前额布满了皱纹，好象被画平行曲线的尺子划过了似的，软软的耳骨使他长就了一副耷拉着的耳朵，他的脸色蜡黄，嗓子象金属发出的响声那样嘶哑，加上衣着邋遢，举止无礼，他的全身，从他的头发尖儿，确切地说，从他的假发袋直到鞋底，都产生一种使人无法忍受的反感。可以理解，他是连

一个朋友也不会有有的。”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这个高利贷者卑鄙自私的丑恶嘴脸被刻画得入木三分，揭露得淋漓尽致。当供应委员会向他征购粮食时，他拒绝出售囤积的面粉，还说什么“我才不养活这帮二流子呢”；两名伤员想上他家养伤时，他恶狠狠地把他们一脚踢倒，逐出门外；当全城居民不顾个人安危奋勇抗敌时，他却守着他那被法军的炮弹炸毁了房子，一心想从里面抢救出自己的东西，甚至连一只鸡也舍不得丢掉。更有甚者，他竟然想让抢救伤员的人们放下生命垂危的伤兵，去帮他 from 废墟里找出他的借据和破烂的家具。

小说中的另外几个人物也都描写得有声有色，个性鲜明突出。阿古斯丁为人热情持重，玛丽亚心地纯洁善良，皮尔利性格乐观开朗，无不跃然纸上。

作者在描写战斗场面时，有时插入了一些不必要的评论，使文字显得冗长累赘，这是作品的不足之处。尽管这样，《萨拉戈萨》仍不失为一部具有艺术特色和富有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

加尔多斯作为文学家的一生是多产的一生，这在世界文坛上是罕见的。他用一支勤奋的笔写出了一百多部题材多样的作品，塑造了八千多个有血有肉、各具个性的人物，为我们生动地再现了整个十九世纪西班牙的历史，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所以，尽管有些学者和教士因他对教会持批判态度和激进的政治观点而非难、指责他的作品，但他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是无法抹煞的。他的声望不是用迎合庸俗低级趣味的作品换来的，而是由于他在作品里表现出的才华和伸张的正义而赢得的。虽然加尔多斯的某些作品，如《被剥夺遗产的

女继承者》、《没有理性的理性》等，带有自然主义或神秘主义的色彩，但毕竟是他恢复了西班牙历史上黄金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并写出了《民族演义》这样划时代的巨著，他不愧为继塞万提斯之后西班牙最伟大的作家。西班牙现代著名文学批评家梅嫩德斯·佩拉约在评论他时说道：“就其作品的深刻思想性来说，欧洲很少作家能与之相提并论，就其创造力之丰富而言，则更无人能超过他的水平。”读罢《萨拉戈萨》，令人感到上述评论确非过誉之辞。

译 者

一九八〇年十月于北京

大约十八日傍晚，萨拉戈萨城^①终于遥遥在望了。当我们走进桑乔门的时候，新钟楼的钟正敲十点。我们从莱尔马动身，抄近路，走险道，爬山涉水，经过萨拉斯·德·洛斯因方德斯、塞尔维拉、阿格雷达、塔拉索纳和博尔哈，来到了通往加留尔和阿拉贡的大路。由于长途跋涉，我们腹中饥饿难忍，身上衣服破烂不堪，大家筋疲力尽，形容憔悴，一个个都累得病倒了。然而，获得自由的喜悦却减轻了我们肉体上的痛苦。

敌人把我们四个人和其他许多爱国者绑成长长的一串，但是在从莱尔马到科戈略斯的途中，我们无辜的双手挣脱了敌人的绳索，终于逃跑了。那天逃跑后，我们四个人把身上的钱凑在一起，总共有十一个里亚尔^②。当我们走了三天，到达阿拉贡首府的时候，大家一算帐，清点了一下我们的共同财产，只剩三十一个瓜尔多^③了。我们在慈善堂附近买了些面包，每人分了一份。

和我们一道远行的堂罗克，在萨拉戈萨有几个近亲好友，但这时天色已晚，不便找人，我们只好把寻亲访友的事推迟到

① 当时是西班牙阿拉贡省的首府，现为萨拉戈萨省的首府。

② 旧时西班牙银币单位。

③ 旧时西班牙铜币单位。

第二天再说。由于没有钱住旅馆，我们就在城里穿街走巷，寻找过夜的地方。商场的门廊下虽然可以栖身，但我们周身疲乏，需要一个舒适而安静的环境，我们便来到了倾斜的钟楼旁。一位同伴提议就在钟楼的台基上过夜，而我说，这无异于睡在旷野里。不过，我们倒是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吃顿晚饭。于是大家津津有味地啃起了干面包，不时地抬头望着这令人生畏的庞然大物。它那倾斜的姿势，好似一位巨人在俯视谁在他的脚下走动一样。在明亮的月光下，那个用砖块垒成的哨兵在夜空中呈现出它那瘦削而倾斜的身影。塔尖的上空，云块在飘移，但人们从下面向上仰望时，它们似乎静悬在空中，而钟楼却仿佛要往头顶上压下来一样，令人胆战心惊。躺在它脚底下的疲惫不堪的大地，已无力支持它的重压。所以，这座奇形怪状的建筑物看起来老是象要倒塌似的，然而它却从没有塌下来。

后来，我们沿着科索大街，从“巨人”之家走到神学院，又经过满目疮痍的格马达大街和林孔大街，来到圣米迦勒广场，再由那里穿过一条条胡同，信步走过一条条曲曲折折的小路，来到了一片废墟的圣恩格拉西亚修道院。它是在法国人第一次撤围时被炸毁的。我们四个人不约而同地叫喊了起来，它表明了我们想法的一致：终于找到了一个藏身之处和极好的卧室，可以在这儿过夜了。

修道院的正墙依然挺立在那里，雕刻在大理石门楼上的许多圣像也都完好无损，神态安详，好象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这里曾发生过一场浩劫。里面，残缺不全的拱门和粗大的壁柱依然矗立在瓦砾堆里，在明亮的光线下，显得又黑又丑，它

们就象一个人在精神错乱时想象出来的许多怪婴一样。支离破碎的残壁、凹凸不平的断墙、奇形怪状的犄角、形形色式的洞穴、迷宫以及成千上万件由于房屋的倒塌而偶然形成的建筑物比比皆是。在断裂的墙壁之间，甚至形成了一些小巧的空隙，它的造型艺术可与大自然中的岩洞相媲美。在拱形屋顶的乱砖碎瓦中，可以看到祭坛雕刻的残片，由于潮气的侵蚀，已朽烂不堪；生锈的吊灯滑轮也躺在那儿，木头和瓦砾的缝隙里已经长出了早发的野草。虽然破坏如此严重，有些东西，如管风琴的几根簧管和忏悔室的铁窗栏，却完好如初。倒塌的屋顶覆盖在地板上，塔楼的碎砖和圣徒陵墓的乱石也混杂在一起。看着这一堆堆的瓦砾，一件件基本上还保留着原状的土木构件，以及散落在地上、粉刷得象白糖做的一块块砖头，人们会以为这座建筑物的残骸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最后立足之处，而支离破碎的屋架，似乎仍在爆炸声浪中不停地摇晃。

堂罗克告诉我们，在这座教堂下面还有一座教堂，里面供奉着萨拉戈萨殉难圣徒的遗骸。不过，这座地下建筑物的入口已被堵死了。那里一片寂静。但当我们走过那里的时候，听见从那些神秘的洞穴里传来了有人在说话的声音。这时，我们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安葬在这里的两位著名编年史家、殉难的基督圣徒和那些牺牲的爱国者的身影似乎浮现在我们面前，仿佛由于我们惊扰了他们的睡梦而在呵斥我们。就在这时候，一道火光把场地的一部分照得通明，我们发现在两根已毁坏的壁柱之间的空隙里有一堆人，他们紧紧地挤在一起，以此御寒。这些人都是萨拉戈萨的乞丐，他们用木棍和席子在那儿搭起了一座宫殿，用来躲风避雨。我们也在另一头收拾

了一块地方，盖上毯子和长筒袜，躺下睡觉了。堂罗克对我这样说道：

“我认识堂何塞·德·蒙托里亚，他是萨拉戈萨最富有的农民之一，我们都是梅基嫩萨的子孙，曾经一起上学，一起在科雷希多尔小山上玩弹子。虽然三十年没见面了，但我想，他一定会很好地接待我们的。因为这位善良的阿拉贡人待人非常诚恳。小伙子们，我们一定得去看看他，看看这位堂何塞·德·蒙托里亚……从我母亲的亲缘关系来说，我也是属于蒙托里亚姓氏的血统的。我们一定要去看他，并且告诉他……”

说着说着，堂罗克就睡着了，我也进入了梦乡。

二

由于床铺不那么松软，我们无法贪睡懒起，这真是：鹅卵石的褥垫练出早起的人。天一亮，大家便醒了。我们没有什么闲情逸致去梳妆打扮，很快就收拾停当，准备出去寻亲访友了。我们四个人都同时这样想，要是能吃上一顿早饭，那该多好啊！但是又同样都立即意识到，大家囊空如洗，要办这样的大事谈何容易。

“小伙子们，别垂头丧气的，”堂罗克说道，“一会儿我一定带大家上我朋友家去，他会照料我们的。”

说话间，我们看见两个男人和一位妇女从里面走了出来。他们是昨天晚上与我们一道在这儿投宿的同伴，看来他们是

这里的常客了。其中有一位是不幸的残废者，两条小腿已经没有了，他只能靠拐杖活动，要不就匍匐爬行。他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人，一张欢乐的脸膛被太阳晒得黑里透亮。他从我们身旁走过的时候，和蔼可亲地问我们早安，堂罗克便向他打听何塞·德·蒙托里亚家在城里什么地方。听到问话，瘸子回答说：

“您问何塞·德·蒙托里亚吗？我比了解自己的眼珠还要了解他。二十年前他住在阿尔巴尔德里亚大街，以后搬到帕拉大街去了，后来又……看样子你们是外地人吧！”

“是的，好朋友，我们是外地人，是到这个英雄的城市来从军的。”

“那就是说，八月四日你们没有在这儿了？”

“没有，朋友，”我回答说，“我们没有看到那个壮烈的战斗场面。”

“也没有看到埃拉斯战役吗？”乞丐在我们对面坐下来问道。

“我们也没有碰上这样幸运的机会。”

“何塞·德·蒙托里亚参加了那一次战斗。就是他和另外几个人把大炮拉到那里向敌人开火的……我看你们啥也没见到。你们从哪儿来的？”

“从马德里来的。”堂罗克回答说，“您能告诉我们，我的好朋友堂何塞住在哪儿吗？”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瘸子一面回答，一面取出一块干面包，吃起早点来了。“他从帕拉大街搬到了恩梅迪奥大街。那里的房子全被炸毁了，这你们已经知道了……就是在那里，

阿拉贡义勇军第一团第十连的士兵埃斯特万·洛佩斯和其他四十个人打退了法国人的进攻。”

“这真了不起！”堂罗克赞叹道。

“不过，要是你们没有瞧见八月四日的情景，那你们等于什么也没有看到。”乞丐继续说道，“我也看到了六月四日所发生的一切。我曾爬到帕哈大街，看见那位女炮手发射二十四毫米口径的大炮。”

“对，我们早就听说过这位赫赫有名的妇女的英雄事迹了。”堂罗克说道，“但是，如果您愿意告诉我们……”

“当然愿意！堂何塞·德·蒙托里亚是商人堂安德列斯·古斯皮德的好朋友。八月四日那一天，这位商人从松树塔胡同口向敌人射击，敌军的手榴弹、枪弹和榴霰弹象密集的雨点落在他周围，但他象根电线杆一样，巍然不动。他身边被打死的法国人共一百多个，其中五十多名就是被他击毙的。”

“这个人真是一条好汉，他是我朋友的朋友吗？”

“是的，先生，”瘸子回答说，“他们两人是萨拉戈萨最好的绅士，每星期六都给我施舍。你们一定知道，我叫佩佩·帕列哈斯，因为二十九年前我曾经是耶稣圣器的看管人，并且老是念道……所以别人给我起了个绰号，叫我苏苏·科达^①，但这是牛头不对马嘴，而我自己也一直说我是苏苏·科达，你们在马德里也许听说过我吧！”

“听说过，”出于礼貌，堂罗克这样说道，“我好象听人说到过苏苏·科达先生，不是这样吗？小伙子们！”

① 拉丁文 *Sursum Corda* 的音译，出自天主教弥撒里的一句话，意为“举心向上”。